

田东照 / 著

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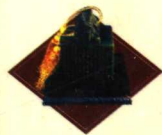
官



吏治腐败，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。人们之所以对当官如此感兴趣，无非是因为中国的官是终身制，上去就下不来，别看薪水低，却有含金量很高的种种特权，加之任用机制不完善，有不少空子可钻，人们能不趋之若鹜吗？希望还在于改革。

——田东照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中国反腐小说大系

田东照 / 著

跑官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自序

近来写了几个中篇，内容全是官场事，每篇的题目也索性冠以一“官”字，这就引起人们的关注，于是写信的，打电话的，当面询问的，简直有点应接不暇。

我问，这是怎么啦？一位朋友告我说，你一向写农村题材，写了多少年，写到现在了，满以为你将在农村题材上划个句号，可没想到你突然间改弦易辙，一篇接一篇地写起官场小说来，你想想，所有关心你的人，谁不想知道其中缘由以及你的想法和打算呢？

既然如此，利用出书机会，以“官场”为话题说点什么，似乎也就不显得多余了。

对于官场，我经历了前后两个不同的时代，自然也是两种不同的感受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比如五六十年代，官场比较淳朴清廉。我父亲是个科级干部，这在当时那个山区小县，也算得上一个官了，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特权的印象。整天背着行李到乡村下乡，我的上学以至参加工作，都与父亲没有一点关系。惟一优越于村里人的，是每月七十二元的薪金。父亲在一个离家二百余里山路的边远地方任副区长，希望调

近点，好照顾家，可难于开口，直到退休，也没向组织提出过。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。

进入新时期之后，官场的风气大变，向组织讲困难提要求理直气壮，伸手要官也是常有的事。再往后，就有了跑官、买官之事，叫做“不跑不送，原地不动，既跑又送，提拔重用”，于是跑成了正常的事，不跑反倒不可理解，也没人相信。显然这同父辈们那时官场风气是大不相同了。我对这前后两种官场风气联系起来思考的时候，更有了创作冲动并动起笔来，写了一位五十多岁的县委书记，他是在新时期开始做官的，但他又是从前一个时代过来的人，所受教育自然同年轻一代不同，那么这样一个人，他在现实面前，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，从心灵深处经历了一场艰难而又痛苦的选择，最后终于复归自我。这就是中篇小说《跑官》。

写《跑官》原本是偶然为之，并没有搞系列创作的想法。可是此作发表后，反响较大，《小说月报》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作品与争鸣》等十家报刊予以转载，并由深圳电视台搬上屏幕。还有改编成广播剧和连环画的。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，朋友们也鼓励我在“官”字上继续干下去。我便又写了一篇《买官》。此作发表后，《小说选刊》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相继转载，《西安晚报》也予以连载，并入选《小说选刊》编选的《中国年度最佳小说·'99·中篇卷》。这时几位朋友比我还来劲，为我开列名单，有的开了五篇，有的开了七篇，还有的开到十篇，都是一些带“官”字的

题目。当时我兴致也高，便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，一鼓作气又写出了两篇，就是《卖官》和《骗官》。至此，朋友们开列的单子已写了差不多一半了。

写当下官场，自然要对跑官、买官、卖官这种社会现象加以分析研究。跑官买官卖官之事，虽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玄（传言常常是带有水分的），但也绝不是哪个人编造出来的谎言，这种现象确实存在，在某些地区或是某些部门甚至是很严重的。那些急于想上而又不好上或是根本没有可能上的人，就寄希望于万能的孔方兄，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。当然权钱交易之事，并非如市场购物那样简单，过于直露和赤裸，往往会招致失败。这就得在时机、借口、方式方法、送钱还是把钱变成有价的别的什么东西等诸多方面动脑子，做到送者并没有行贿的尴尬与不安，受者也没有受贿的难堪与顾虑，一切都做得自自然然，冠冕堂皇。这些人中的大多数，你很难简单地用好与坏去鉴定他。有些人政绩水平真还不错，但他的做法手段又令人作呕。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群体，而且在支撑着基层工作。

比如《买官》中的陈晓南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其实他还是一个并非深谙此道的乡镇书记，因而到处碰壁，经历一系列曲曲折折，最后把准备送礼的钱变成出书的费用，然后又以写书讨得上司的欢心，他把这叫做精神贿赂。陈晓南绕了好大一个弯子，才终于登上副县长的宝座。可上任不久，又有了后顾之忧——换届选举在即，这又是一道关

算，而且由几百名代表认可并投票的民主大关。于是又担心、考虑、心力交瘁、惶惶不安……

我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写官场故事的。毋庸讳言，买官卖官这种腐败现象是存在的，吏治腐败，不可等闲视之，但也用不着惊慌失措。吏治腐败，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。人们所以对当官如此感兴趣，无非是因为中国的官是终身制，上去就下不来，别看薪水低，却有含金量很高的种种特权，加之任用机制不完善，有不少空子可钻，人们能不趋之若鹜吗？不难想像，一旦体制变了，终身制废除了，特权取消了，任用制度严密了，透明度高了，监督机制强了，民主含量大了，一切都将迎刃而解。因此希望还在于改革。这便是我写官系列小说的主旨，也是我并不因此而悲观失望的原因所在。

有人问我，还按朋友开列的单子写下去吗？我说，没准。高兴了，再写几篇未尝不可。要是被别的任务逼紧了，就此打住也是可能的。

于山西太原

目 录

自 序.....	(1)
跑 官.....	(1)
卖 官.....	(60)
买 官.....	(124)
骗 官.....	(200)

跑 官

郭明瑞坚持早上散步，去年又学会一套香功，这样先练二十分钟香功，再散十来分钟步，这就是全部晨练内容。

香功是贾敏同他一起练。贾敏说，练香功男女对着练，可以阴阳互补。到底能不能互补贾敏也不完全相信，只是为督促郭明瑞才坚持一起练。

今天早晨，他们俩刚出门，女儿郭惠到体育场作健美操已经回来了，说道：“爸，我见你的司机了，我告他八点准时开车。你的事迟点早点没关系，我可得赶后两节课。”

说到走的事，郭明瑞赶忙避开女儿的目光，将脸扭到一边去。人的思想总不那么稳定，一时一个样，昨天晚上已想好并坚定了的事情，睡了一觉起来就又有些萎缩，在

女儿面前都有点不大好意思。郭惠偏偏是个不依不饶的角色，“咦”了一声，两眼瞄着父亲的脸，正要说什么，贾敏狠狠瞪了一眼说：“只知道早走，就不知道早点做饭？快回去动动手，别老吃现成的。”

郭惠扮个鬼脸进屋去。郭明瑞低声告诉贾敏说：“早上一起来，我的勇气又不足了。”贾敏说：“昨晚你不是都考虑好了吗？怎么又不足了？”郭明瑞自嘲道：“昨晚可能与那几杯酒有关系。看来，我这次得抬一坛酒去才行啊！”

早饭后，还不到八点钟，外面汽车喇叭就“嘀嘀”鸣叫两声，是司机报到。

郭明瑞说：“车来了，走吧。”

贾敏说：“等一下伟儿，不用急，离八点还有一刻呢。”又说：“全家人都想让你出去跑跑，那你就跑跑吧，不要思想负担过重，不要过于为难，跑成更好，跑不成，咱也不后悔了。”

郭惠说：“妈妈又犯温情主义了。应该是，态度要坚决，非跑成不可。就不该为难，不该有什么负担，你就放松一些不行？他们不能任人唯贤，咱找他们光明磊落，理直气壮，有什么不该的？有什么为难的？如今流行的一首歌叫《潇洒走一回》，咱变成《潇洒跑一回》，爸你跟着我，咱们唱唱就潇洒了。”

贾敏拽拽女儿：“惠儿别闹了。司机面前，不要乱说乱道，不要逗你爸。”

郭惠说：“你女儿是全校公认的高才生，妈以为我是傻瓜呀？——哎，哥来了。”

郭伟手里拎个小皮包走进来。额头微微冒汗，可见赶

得很紧。贾敏连忙把门碰上。郭伟拍拍小皮包说：“爸，我凑了三万五，你带上。”

郭明瑞脸色一沉，严厉地问：“你这钱是从哪来的？”

郭伟说：“爸你不是相信我吗，今天怎不放心了？我不会贪污盗窃，也不会挪用公款，全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凑的。两个舅舅各五千，姨姨七千，我的六千，你的四千，就是你让我买电视机的那四千，我一直没用，又向一位朋友借了八千，共三万五。”

郭明瑞脸色有所缓和，顿顿又问：“向哪个朋友借了八千？你居然大张旗鼓向人借钱为你老子买官？”

郭伟说：“爸，我是找的汪宏，一说你就知道，个体企业家，他那里几千元钱只是伸手拿一拿的事。我说，我爸出差，我让买些东西，我们的存折再过几个月才到期，先借几千用用。这样说没毛病吧？至于借钱，这纯属个人交往，我们平时处得也不错，向他借几千元钱总不能算是啥问题吧？”

郭明瑞严肃的表情又变成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，瞧着女儿郭惠说：“刚才你还说，要我光明磊落、理直气壮地潇洒跑一回呢，现在，又要我拿钱去行贿，这能叫光明磊落？这能潇洒起来？”又转向儿子郭伟：“钱我不带，借人的全部还回去。不带钱，我还觉得多少有点理直气壮，一带钱，就觉得卑鄙，心理上承受不了。”

郭伟说：“爸你理解错了。要说买官，三万来块钱怕连个乡镇长也弄不来呢。这点钱是让你手头零花的。比如请人家吃顿饭吧，要吃得像样点，一桌少不了一千多。吃完饭不给人家带两条烟？假如你请了五个人，每人带上两

条‘玉溪’，就得五千，加上吃喝一千多，请一次客就得六千多。到省城请客，档次还得高，你想想，三万多块钱，也就是请几次客，还得手紧一些呢。”

贾敏说：“请客也得找个借口，你就说，我写的《从严治吏》和《论生态农业》两篇论文都获了奖，请同志们喝酒，这不是顺顺当当、自自然然的事吗？”

郭明瑞朝沙发后背一靠，一副哭笑不得的模样，说：“这可真是好主意。从严治吏说的是反腐败，拿上反腐败文章的奖金又去搞腐败，这不是天下最大的讽刺？”

郭惠这会儿是看热闹的，现在憋不住了，冲着郭明瑞说：“我说爸，你这叫自作多情。现在的社会，你以为还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呀？请吃一顿饭算啥事，没人会腐败呀廉洁呀动这个脑子的。”

双方争执不下，各不相让，后来只好各自让步。郭伟说，爸你多少总得带些钱呀，漫说求人办事，就是出差开会，也不能不带点钱，你带两万吧。郭明瑞说，太多，带多了是负担，我嫌麻烦。郭伟说，那你带一万吧，郭明瑞说，你不是说吃顿饭得六千吗？要带只带六千。郭伟有点哭笑不得地说，六千能顶啥用。贾敏仲裁道，算了吧，他要不想法花，带多了也没用。你出去看情况，啥时觉得需要钱了，给家里拨个电话就成。郭伟就数出六千元放进手提包，郭明瑞提了就走。看得出，他已是很不耐烦了。

一上车，司机小胡问：“郭书记，朝哪开？”

郭明瑞说：“东。”

小胡嘻嘻一笑：“明白了。郭书记一向是指南打北，声东击西。一定是绕到西吉一带避难了。”

◆ 跑 官

郭明瑞心想，贾敏戏称我的“走为上计”是避难，小胡也戏称避难，也不知他们是谁向谁学的。就明知故问：“你说的避难是指啥呢？”

小胡说：“眼下人们正跑外贸局长，你用下乡摆脱麻烦。不是？”

郭明瑞笑笑说：“小胡你可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。你说说，难道我就只有被动逃跑？”

小胡说：“噢！那……今天是去哪里？”

郭明瑞说：“上市里，南州。”

打这以后郭明瑞再没说话，坐在前座的郭惠同司机小胡说些他们感兴趣的话。后来，小胡开了车上的单放机，郭惠就跟着歌手们轻轻唱起来。

郭明瑞独自陷入沉思。坐车出门，真不知有多少回了，但这一次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。我郭明瑞也跑开了！如果这个消息传出去，人们将会怎样想呢？要是搁到以前——不，就是搁到昨天的这个时间，自己也不会想到会有此举。硬是让家人和亲戚推到这条路上来的。看来，什么事只要形成风气，形成潮流，不管它对不对，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你总会不由自主地被卷进去的。这是不可思议的，也是可怕的。

接下来，他就细细回味昨晚的事情。他下班回家，妻子贾敏抿嘴微笑，不时地瞧瞧他。他们夫妻感情极深，平时有人在场时，贾敏用眼睛传情是常有的事。但今天他都感到有点特别。到了开饭时，他才知道，妻子要举行家宴。儿子、儿媳、女儿都回来了，贾敏的弟弟妹妹也准时到达。七碗八碟，鸡鸭鱼虾，饭菜摆了一桌，人坐了一

圈。一开始喝酒，意图就明白了。儿子首先举杯，敬酒词是一番非常温和的规劝：爸你的年龄已到边沿，市里的领导班子又有了空缺，千万不能再坐失良机了，我敬爸爸这杯酒时，也顺便进爸爸几句子女们想说的话，希望爸爸立即行动，赶上这最后一班车。贾敏的弟弟妹妹也不是来白吃饭的，那弟弟说，姐夫你该明白，现在已经不是坐等上面提拔的时代了，你得主动跑，跑和不跑大不一样。搞政治就得当仁不让。因为位子有限，你不占，别人就占，好官占了，无德无才的人就上不去，这对党对老百姓有啥不好？包公要是一辈子只做个小县令，他就办不了那么多为老百姓伸冤惩恶的好事，望姐夫三思。小姨子的话直率，姐夫别以为我们劝你是出于什么个人目的。你不为亲戚办事是有了名的。我们也不图你办啥事，只是为你抱不平，也为咱大伙争口气。你上去了即便不认我们，我们也无怨，我会对孩子说，你姨夫是个好官，他忙，咱别打扰他。娇惯的小女儿郭惠的话比她姨姨更冲，霍地站起说，不瞒你说，爸爸，今天我们可要众炮齐轰，不轰你不会清醒。人家说，全市所属的九个县、区委书记中，只有两人不跑官，一个是南郊区的刘书记，一个是北县的郭书记，称作南刘北郭，你听了大概觉得高尚，可我们听了，都有点不好意思。你的观念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，这早已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了。妻子贾敏平时本来不喝酒，也跟他连碰两杯说，头杯酒叫清醒酒，希望你头脑清醒，观念转变；二杯酒叫勇气酒，喝了这杯酒，浑身是胆雄赳赳。

一个县委书记，他可以顶住工作中的诸多困难，却难以顶住这种家庭压力。加之喝了几杯酒，他就动了感情，

◆ 跑 官

向大家表了态：不为别的，就为了你们这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，我也为你们跑它一回。

贾敏很是高兴，就给他安排行动路线：你先上市里，尽管决定权不在市里，可书记、市长的意见还是顶用的。接着就到省里，那组织部长曾是和你一样样的县委书记，以前你们也很熟，他提上去了，总不会不认你吧？王副省长在咱县包点一年，来过好几次，他不是对你很赏识吗？你找他也不会反感。还有那位写字画画的艺术家的，他下来你陪了三四天，也可以找他帮帮忙。别以为这种人手中无权，可省委书记、省长都向他求字求画，他是通天人物。省里跑完，最好能再上北京跑跑。你不是说，中央部门也有认识的人？若能给省里领导写个条，打个电话，把握就更大了……

对于昨晚的回想止于堵车。前面出了啥事闹不清，只好停下等着。这时郭惠从许多磁带中终于找到了《潇洒走一回》，并搁进去放出来，她也跟着唱，同时笑着回头望父亲。

郭明瑞知道女儿这回头一笑的含义。他听着女儿唱，觉得很不是滋味，身子向后一仰，心里想，人们都说全市六县三区的书记只有南刘北郭不跑官，可眼下南刘已退下去了，北郭也跑开了，全军覆没！

二

郭明瑞下榻在星星宾馆。金三银四，郭明瑞就在这最佳层次的三楼一号。房间是中等价格的标准间，一室二

床，司机小胡说他打呼噜，怕影响领导晚上看书和睡觉，住到别的房间去了，给郭明瑞空出个单间来，但不以包间算，服务台答应不再安排人。

郭明瑞喜欢晚看书司机自然是知道的。以往每次上市里开会，他总要带一本书来，晚上没事就关门看书。开三五天会，看一本书，他总是喜滋滋的说很有收获。可是在别的书记们看来，开一回会是官场活动的一次机会，每逢晚间，人家多往领导家里跑，带了什么好东西稀罕东西也多在这个时间送。领导不在，就同领导的夫人聊聊也是必要的，因为事情常常是夫人对你有好感，领导看着也顺眼，因此在夫人那里多搞点感情投资，多下点功夫，实在是至关重要的。除此以外，就是东门出西门入，互相聊侃。如果你认为这是闲聊，消磨时间，那可是外行话。升迁的空缺毕竟很少，常常是狼多肉少竞争激烈。通过聊侃，窥测对方的动向，或是摸到于自己有用的什么信息，对一个暗暗使劲的有心人来说，绝对是必要的。而郭明瑞的大部分时间却是钻在房间看了书。他很喜欢读稗史，这次出门就拿了《近代稗海》十卷中的两卷，想的是白天出去活动，晚上可以看看书。可是当住下来冷静一想，他这安排是错误的，白天找领导，得到办公室，办公室谈个人事，好像感觉不对。再者，办公室人多说不成话。只有晚上到家里找。这样就得学猫头鹰，昼伏夜出，白天看书，吃过晚饭出去活动。

下榻星星宾馆的第一个白天，就是在看书中度过的。待吃过晚饭站在楼门口剔牙的时候，猛想到夜出任务，才把那些稗史的趣事搁到一边。对他来说，昼伏是畅快的，

◆ 跑 官

是一种难得的享受，而夜出则是新课题，就不那么舒服畅快了。他在楼外踱了一会儿步，最后踱到西头去，没有回转，犹犹豫豫、举步艰难地朝市委宿舍走去。

宾馆离市委及其宿舍区很近，只有三百多米。可是郭明瑞走了半个多钟头还没到达万书记家。他在宿舍区花圃那里停下来，表面在看花，实际上却在犹豫。给领导汇报工作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场合，也不管是省委领导视察还是市委领导检查，他都没有怯场。县里的工作他烂熟于心，张嘴就能讲。如果时间允许，他也写汇报提纲，但写下并不看，写完了也就记住了，可以一口气讲上一两个钟头。他的语气平缓，很少慷慨激昂，却也有声有色，常常博得领导们的频频点头。可今天见领导他感到心里慌慌的，不知道见了万书记该怎么说。说早该考虑我了？那是赤裸裸要官；说你们对我不公？那是上访告状，算啥事啊！最好是能给领导这样的印象：我是办别的事顺便来看看领导，顺便讲讲工作，自自然然把事情引出来，使领导虽在预料之外（大概领导们以为我郭明瑞是不会有什个人欲望和要求的），却在情理之中，且动了心。可是怎么说才能达到这样一种预想的效果呢？他心中无数，颇有几分紧张，便在花圃那里踌躇不前了。这时，背后有人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郭书记！”

郭明瑞回头一看，是老干部局副局长吴志高。在这个时候碰上自己的部下，多少有些尴尬，便掩饰地问道：“噢，小吴！你干啥去？”

吴志高微笑着说：“我打这路过，去找个人。你是找万书记吧？”

郭明瑞稍微自然了一些，点点头：“找万书记谈谈县里的工作。”

吴志高压低声音说：“看领导空手不好，正好，我有件东西，携带方便，也还能拿得出去，你用吧。”说着打开皮包，取出个精致的小盒，朝郭明瑞裤口袋里一塞，转身就走，动作快得使郭明瑞有点反应不过来。郭明瑞颇觉奇怪，忙掏出来一看，是一块黄灿灿的金壳手表，价格标签上写着：13200元。他愣了一下，赶快拔腿去追吴志高。

“吴志高，小吴，等等！”他边走边喊。

吴志高犹豫了一下，只好站下来，继而转身往回走。

郭明瑞也以同样的办法，先将表塞进吴志高裤口袋里，然后才说：“你给我一块表干啥？”

吴志高不自然地笑笑：“我想让你带点东西，进去好说话。”

郭明瑞说：“我找万书记汇报工作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”说罢有点心虚，硬撑着作出光明正大的样子。

吴志高表情在急剧变化，尴尬片刻，便换成嘻皮笑脸，瞧着郭明瑞说：“郭书记，市里领导班子有了两个空缺，听说省委组织部很快就要下来考察，你们这一级的领导像疯了一样跑呢。”

郭明瑞一听好不惊讶。上层的人事变动下面竟有这么多人关心？而且消息传得又这么快？还说人家干啥，自己家里的人不就是为这个才向自己施加压力吗？自己这个当县委书记的，反而显得迟钝麻木，相形见绌了。

吴志高瞧着郭明瑞说道：“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，谁